

如何以「皇帝就是个疯子，他竟然……」为开头写一个故事？

《少年如故》[完结]

皇帝就是个疯子，在他还是王爷的时候就将我剜眼拔舌，命我在他宠幸女人时，捧着毛巾跪在床边伺候。行刑时出了岔子，我一直在装瞎作哑，我知道他内心深处，最最见不得光的秘辛。

一：阴差阳错

我被罚，因为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：

孤女苏沐宸为救王爷全家牺牲，被他养在府上。我伺候苏小姐时，不小心发现她的脸皮给人割了。

每天早晨，苏小姐都要偷偷贴张准备好的脸皮——就跟《画皮》里的小唯一样。

窥见这个秘密的我惨遭王爷毒手。

我其实都认命了。

可我一愣头愣脑的发小，提了我赠她的黑梨木发簪，一簪捅进苏小姐眼睛——说是给我报仇。

「君子死知己，提剑出燕京！」

我我我

你听我解释啊！

当初苏小姐看不得我受罪，提前给行刑人打了招呼，我并没有真的被挖眼拔舌！而且如果没这桩事，我下月就能领到巨额遣散费满世界浪了……二货发小，坏我好事！

王爷口味独特。

他折服在我发小的威猛气质下，一声「豪侠」赞了，直接把「救命恩人之后」苏小姐的人头切了送她，说是伴手礼，他准备培养她当杀手。

当时我捧着装有苏小姐人头的礼盒尿了一裤裆。

我 TM 敢说出真相？

二：潜滋暗长

我二货发小口味同独特。

她爱上王爷了。

当年她父母为了省张吃饭的嘴，准备将还是婴儿的她扔了，王爷碰巧路过，三两银子买下她，取名「三两」。

管家采买丫鬟买到我时，大抵还打中间吃了回扣。

我叫六两。

三两比我矮一头，体重只有我三分之二——我比她机灵，总能打厨房偷来饭菜，可她一脸正气的「不食嗟来之食」，营养不良活该。

杀手威猛，我也想当。

训练三天后，我忒如狗。

长跑、攀爬、游泳……全 TM 重体力活。

可三两咬牙，那些重体力活她硬给坚持下来了。

三两人狠话不多。其他准杀手吧，男的吹牛，女的八卦，就她躲角落啃馍馍，啃完拿树枝当刀练。

她不想让王爷失望。她要成为他麾下顶厉害的杀手。

我：哦呵呵呵呵。

我偷烧鸡给她——得补充营养才有气力。她一把夺过狼吞虎咽。

我打趣写：「呦！不嫌嗟来之食啦？」

「王爷说，一个人想去的地方最重要，沿途风景不重要。结果最重要，手段不重要。要当杀手就得有好身体，要有好身体就得得不惜一切手段吃吃吃。」

停停停——打住！又是王爷！

王爷身上几根毛我都一清二楚！

我要洗眼睛！

我写：「你不会喜欢王爷吧？」

正啃鸡腿的三两拉下脸：「再乱讲我就不吃你东西了。」

噤！

三：流水无心

王爷大名姜弋，姜国第八位王子，获封八王。

他生母是名粗手大脚的仆役，又黑又丑，被宠幸只因先王和最宠的蕙妃吵架，喝得烂醉如泥，她恰恰来倒夜壶……

——酒醒后的先王连抽了自己十几个耳光。

不公啊！专宠多年的蕙妃求神拜佛无所出，仆役承恩一夜生了姜弋。

为巩固权位，蕙妃将姜弋抱过来记在自己名下养。

若蕙妃拥立姜弋，他尊她太后，倒皆大欢喜。

可就在姜弋苦心多年，被封太子前夕，蕙妃生了儿子——她不再支持他了，她打压他。

最好的留给亲儿子嘛。

姜弋被怼惨了！

换我我也炸毛。

是以永和三十年十月十九日夜，姜弋发动「申康政变」，血洗永安宫，登基为王，年号永初。

我发小不得了，她在政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她扮作舞女，以发簪挟持先王为姜弋开宫门，事后又毒死先王。

她当蕙妃面摔死了她襁褓中的小王子。蕙妃疯了般诅咒姜弋断子绝孙。姜弋命她割掉蕙妃舌头，她手起刀落。

毫无犹豫。

她小时候遇见流浪猫都会给块馒头，还省下铜板给乞丐，如今变成这样，都拜姜弋所赐。

姜弋常一本正经地洗脑：三两，要当杀手，你的心不够狠，刀不够快。

于是她将养了四年的鸽子煮汤，一口汤一把泪地强灌下去；每天练习挥刀一万次，手臂都抬不起来。

姜弋抚她鬓角，目光猥琐（我认为）：三两，你美艳无双，可惜不够媚啊。

于是她流连青楼，将狐媚本事学了个十足十，奈何扭捏半天，对姜弋死活没使出来。

从前她任务失败，放走孕妇。姜弋居高临下，说若有下次，就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。

于是她杀人不眨眼，刀尖舔血，放火屠村，连蕙妃襁褓里的婴儿都不放过。

人的心哪，是会一点点变硬的。

作为姜弋手下身经百战的杀手，她的心已经跟她的刀一样冷了。

我就不一样了，我是个狗腿子。

发小凭本事吃饭，我吃不了那苦，但我可以出卖尊严。

比方说晚上伺候时极尽舔狗之能为，啪啪鼓掌，写：王爷棒棒，王爷持久，王爷金枪不倒，雄风无限！王爷年富力强、百步穿杨！

他高兴了给我几个赏钱。

作为跪舔了十几年的狗腿子，我的脸皮已经和大姜的城墙一样厚了。

看到这里，诸位是不是觉得立下汉马功劳的我发小就此飞黄腾达、鸡犬升天了？

并没有。

太和殿上，我发小刚割下蕙妃舌头，姜弋就踢断了她两根肋骨。

他扬起皮鞭抽得她满地打颤，拔出佩刀狠捅她小腹。他当着奄奄一息的、蕙妃的面肆无忌惮地折她辱她，只因她「自作主张」「屠杀」了襁褓里的小王子，「伤害」了他名义上的母妃蕙妃，毒杀了先王。

他说那些上不了台面的脏事烂事全是我发小背着他做的，他要在天下人面前演出「仁君」「师出有名」的戏。

我发小是他的污点，他想荣登大宝，就得洗白！

我发小知道的太多了……

我想过救她。

她被姜弋灌下令人瘫软的「十里香醉」，丢进死牢等候凌迟。

——何必这样呢？太和殿上，遍体鳞伤的她爬起来给姜弋磕了个头，一字一句承诺了：「王上，三两的命是您救的，三两愿

用一死捍卫王上清誉，前尘过往都替您一肩担起。愿我王日后，心之所向，一马平川。」

姜弋那般聪明，都到运筹帷幄的地步了，三两那点心思，他不知？

可他给她灌药，他怕她跑了，他到底是看轻了她。

我去劫狱时，发现发小跟失了舌头的蕙妃关一起。

姜弋放话说蕙妃秽乱宫闱，同太傅苏长风私通，生得一女，就是养在他府邸的苏沐宸——那时他跟蕙妃关系还行，替她隐瞒，现在出了事又把人曝出来，可谓无耻。

然而苏沐宸的头都被他切了，他说的不对也对。

于是乎，反对他继位的太傅苏长风被满门抄斩，头挂在城门上，蕙妃估计得臭个千秋万代。

不过奇怪的是，姜弋不知打哪儿变出个「长大了」的苏沐宸，又把她的头切下来挂城门上，说那是个杂种——其实是个被扒了脸皮、再贴上苏沐宸脸皮的替身。

那之前害我装瞎作哑的小的，该也是替身。不然怎么说杀就杀？

真正的苏沐宸呢……

关我屁事啊！

我将发小往外拖时，她抱着死牢栅栏门死活不肯走。

她说她曾对江川日月起誓：此生只侍奉姜弋一人，永不背叛。

我在地上连写三个「呸」：「放屁！天若有眼，你凭什么一生下来就要被塞粪坑？我凭什么一生下来就得不要脸地讨生活？人的命是自己挣的，老天顶球用！」

我发小给我讲了一件事：

那年澜江洪水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姜弋奉先王命监督赈灾。

百官贪腐，赈灾钱粮被雁过拔毛。

发小奉姜弋命收集贪腐证据，原以为他会上奏朝廷惩处，可他只道声「知道了」，便无动于衷。

姜弋说，证据是把柄，日后这些人，都将为他所用。

发小不满嘟囔了几句，姜弋笑她天真。

姜弋说，你同苏沐宸有仇，但你动手就得以命相抵。我处理她便不需要，我想杀就杀，借口都不用找，你说是为什么？

姜弋笑，人想做成事，若在那个位置，一个眼神便有人替你赴汤蹈火，若不在，肝脑涂地都无济于事。

姜弋拍拍她的脸，说三两啊，这世上，就是有一些人的命，比另一些人轻贱。所以要办成事，你就得尽可能让自己尊贵，你得高高在上，你得俯瞰苍生。为此，你得不惜一切代价。

年少的我发小仰头看他，问他你想做成什么事？

姜弋目光投向远处：

我想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姜国。那里不会有为省一口饭，将儿女塞进粪坑的父母；不会有饥饿、贫困、暴力、征伐；那里的百姓安居乐业，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；那里幼有所养、壮有所用、老有所终，烟火人间，祥和美满。

我发小说，说这话时姜弋眼底有光，他说，**我想为万世开太平。**

我发小说姜弋没放弃百姓，他手下商行已发放粮款，而那些贪腐且不同他一派的官员皆被下狱抄家，所有钱财，尽皆回流。姜弋一石二鸟。

她说姜弋说那些话时，身上是有光的，她抬头看他时，宛若看着一个神祇。

「我愿意折了脊梁、双手染血为他铺路，我愿意的。」

我发小伸出脏兮兮的手抓我衣襟，红着眼如是说。

放屁！我暴跳如雷，全TM都是放屁！

那姜弋继位后是什么货色我比她清楚！

他是暴君！

他喜欢围猎，猎物是他看不顺眼的人。

他要女人，每月送他床上的不下几十个，他最喜欢将美人脸皮割下来了，一通折腾，刀割牙咬，最终活下来的，也就一两个。

他喜欢小孩，常让我抱来几个，逗笑了就跟着笑，哭了直接摔死了事。

宫人都说，姜弋和隋炀帝是一路货色，继位前装得无比贤德，继位后本性暴露。

就这？

为万世开太平？

我呕呕呕。

四：不测风云

不过姜弋总算存了点人性，没真凌迟我发小。

他去死牢看了她，听说还抱着她嗷嗷哭，说他舍不下她。

我：……

姜弋找了具尸体挫骨扬灰替我发小给天下做「交代」，又将她改名「白鸢」留于身侧。

然而白鸢回宫后，姜弋没搭理她。

她也没搭理姜弋。

二人感觉像陌生人。

这我就开心了：认清渣男本渣了吧？

我前几天去看白鸢，瞧见她坐窗边雕着木人，那冠带、那装束，分明姜弋。可她没雕他的脸，她不小心将手割破了，血染了木雕一身。

姜弋叫人给白鸢穿上锦衣华服，梳上最时兴的朝颜髻。我头一回发现，她漂亮得很：一张小脸精雕细琢，柳叶眉，桃花眼，眼皮再向上一撩啊，妩媚得人恨不得揉进怀中给疼碎了。

她就该做花瓶的嘛，杀手多浪费。

白鸢表情淡漠，望向窗外：「你瞧，最近处那棵树上，桃花开了六十七朵。」

我：「？？？我瞧不见你忘了？」

我猜她心情不好，毕竟给姜弋摆了一道。

失恋嘛！谁都疼。时间长了就好了。

那段时间，姜弋好杀人。

他手段残忍，令人胆寒，公开处决了十二个死牢看守，手段恐怖至极。

初听骇得我全身发冷，后来打烂醉如泥的姜弋口中得知，那几个看守趁死牢里的白鸢身中十里香醉时强暴了她。

同她关一起的蕙妃目睹后，约莫怕自己也受辱，一头撞死在了死牢墙上。

真可笑啊。

我瞧着醉成一条死狗的姜弋，手里攥块酒壶碎片，要不是天际一声爆雷，我险些当场抹了他脖子。

他这算什么？

替白鸢出头？

他原要杀了她的。

所以，留她一命，算是怜悯？

死牢的事，谁都没提过。

白鸢很平静。

我想白鸢是什么人啊？她武霸天下，是姜弋手里最快的刀。她走过多少路，踩过多少血腥，不至于为这点事郁结吧？

看我，我就不在意啊。

我打小就知道卖身给我娘治病，还伪装成黄花闺女把「初夜」卖出去了很多回。

我什么没干过啊？

偷鸡摸狗、装神弄鬼、狗腿、拉皮条……我虽然特讨厌姜弋，可他只要看得上我，我现在就把自己洗干净送他床上。

只是我十七岁那年，遇上了位眉眼温良的将军。

他就像一束光，照进我腐烂半截的生命里。

那天我往东市抓药，冲撞了贵人马队。在我将倒未倒之际，风姿飒沓的将军打高头大马上一跃而下，拦腰抱住即将后脑勺着地的我，轻轻往上一撩……

我们来了个嘴对嘴。

好吧，上句是我臆想。

事实是将军后退一步，礼貌稳住身子前倾的我：「没事吧，姑娘。」

将军很白，眼睛很大，白袍银冠，风流倜傥。

他的眼神，重点是他看我的眼神，充满了善意和悲悯。他没怪我冲撞他，他叫人给我银两，还送我回家。

——要知道，冲撞贵人马队，是要被抽成陀螺的！

我当时感动得快哭了。

其实我们这种人很好骗，真的。

贵人们指缝里漏下一丁点儿温情，就能让我们肝脑涂地了。

也难怪当年的三两，赴汤蹈火，姜弋说什么她都做。

那天同将军四目相对时，我总是没来由想起我袖口溅了些泥巴，我总是下意识将双手向后缩。

瞧瞧，就算是无趣如我、狗腿如我、肮脏如我、卑劣如我，在心动的人面前，也还是想一身洁白，干干净净的啊。

何况白鸢。

五：内心深处

白鸢遇上镇国将军裴安时，编造了另一重身份——漂泊无依的孤女，名唤许鸢。

漠北西戎趁姜国江山易主（姜弋篡位）时大举进犯，姜弋要她北上，刺杀西戎主帅克穆尔。

类似的任务，白鸢出了不下上百回。可这回，若不是北上御侮的裴安恰恰率军偷袭敌营，她的头就挂在西戎枪尖上了。

白鸢北上，于太和殿告别姜弋时，她跪下来，头伏得很低，布摇倾颓，额头触地，眉间印红了一片。

我记得，白鸢小时候，姜弋常抱她在膝上逗弄，后来就拿梨木剑教她武功，再大些，她抬头看他，眼里的欢喜和爱欲都要溢出来了。那时还有许多欢声笑语，旁人看，活脱脱的青梅竹马。

而今，姜弋跟她说话，要她去漠北。她轻声答「喏」，眉眼低垂，目光朝向鞋尖。她俯首帖耳的模样，让姜弋忽然找不到话了。

白鸢走到太和殿门口，姜弋搁下批奏折的朱笔，说三两，你回头看我一眼。

白鸢就真回头了。

她露出一个明澈而苍凉的笑，还带点安慰和宽恕的味道。

姜弋颓然跌在王座上，一只手捂住眼。我看见些透明的东西，突兀坠在奏折上，一滴接一滴，将那些黑色的墨迹，层层晕开。

很疼是不是？

我太了解这种感觉了。

当年我娘病重，我卖多少次身、做多少苦力、偷多少钱都填不满这个无底洞。

上元灯节，贵人家的姑娘像欢快的燕，穿梭在灯红酒绿。我捧着个脏兮兮的破碗，逢人便跪下来磕头。

一样的年纪，我也想穿花衣裳，想猜灯谜，想像燕，穿梭于灯红酒绿。就算到了今天，我也想清清白白站在十七岁时心动的少年面前，微笑说声「幸会啊」。

可是。

头重脚轻回到那个徒有四壁的茅屋，娘瘫在炕上，几年不遇的爹回来了，烂醉如泥。他一脚踹在我脑门上：「不中用的东西！讨饭都讨不到人前头去！」

我的碗骨碌碌滚到地上，铜板撒了一地。我连滚带爬着一个一个捡起。

一百八十一枚，我数了好多遍，一共是一百八十一枚，这月够给娘买药续命了。

我哆嗦着将铜钱抱在胸前，像护着自己的命，却还是被拳打脚踢抢走了。我扑过去抱住他的腿，说那是娘的救命钱啊。他一口啐我脸上：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！」

他骂骂咧咧走远了，留下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天昏地暗。

我挣扎着爬过去，扯过阿娘沾了屎尿的裤子，冲昏迷的她的口鼻捂上去。

我说阿娘，你干嘛要嫁给他呢？你干嘛要生下我这么个东西呢？我又哭又笑，我说阿娘啊，我的人生就是一坨狗屎，TMD比狗屎还脏啊。

阿娘抖了抖，她睁开眼，她没有反抗，甚至都没发出一声，就那么安静去了，留给我一个明澈、歉疚，还带着点安慰、宽恕的眼神。

疼吗？

最开始是不的。

有点麻木，有点行尸走肉。

直到某天，有个卖货的大爷，在门口吆喝着「糖葫芦」。

我忽然记起我阿娘。那时她还没病，跟我坐门口逗蛐蛐，门外有人吆喝糖葫芦，我眼巴巴地望。阿娘拍拍屁股上的土，出去买了串。

那是我第一次吃糖葫芦，那是世上最香甜的东西啊。

即便阿娘因为乱花钱，被阿爹打得头破血流。她说她馋嘴，是她吃的。她边吸溜擦着鼻血边叮嘱我，千万不能跟你爹说是你吃的哦。

此去经年，我再次听到糖葫芦的吆喝，心像给人捅了一刀，逼得我跪在地上哑着嗓子嚎哭，像条给人打折了腰的野狗。

一百八十一文钱，我当时就只差一百八十一文钱。

今天我只要狗腿姜弋一句「年富力强、百步穿杨」，他就能让我伸手在盘子里抓上一把金豆豆。

黄金做成的金豆豆。

可我当时，就 TM 只差一百八十一文钱啊。

这世上人为了很多东西：金钱、权势、地位、信念、尊严……感情是可以被打心尖尖上，活生生剜去的。

可时间残酷，能将一些事模糊，一些痕迹擦去，同样也能让一些东西沉淀，历久弥新，变得越来越重。

是少年情事老来悲啊。

姜弋他就慢慢熬吧。

他高估自己了，他以为他舍得下，他以为这疼痛和歉疚，他负担得起。

哈哈。

六：将军之风

白鸢遇裴安，又上演了出庸俗而狗血的桥段。

奉姜弋命，她成功暗杀了克穆尔，却无能打敌军中脱逃。

危急时分，裴安黑甲白马，扬蹄而至。瞧见火光中茫然失措的白鸢，便以枪尖拽她至马上，跃马挥戈，破阵而出。

白鸢随口说自己叫许鸢，是克穆尔掳掠的中原女子，不堪受辱杀了他。

裴安一脸赞叹：「姑娘真乃巾帼英雄！」

啊这。

想必白鸢也震惊了，她那双手脏得很，一句「英雄」，担不起担不起。

人在漠北，受剽悍民风影响，白鸢恣意了很多。

圆月升起的沙丘之上，她一身红衣，抱把梨花木做的琵琶，十指轮拨，嘈嘈切切。从《汉宫秋月》到《塞下曲》再到《十面埋伏》，她自弹自唱，自斟自饮。

裴安扬起酒壶遥遥向她示意：「论琵琶，你是国手。」

白鸢忽然笑了，笑得花枝乱颤，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

她似乎到这刹，才意识到自己倾国倾城。她浅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款款几步，便醉倒在裴安怀里。

裴安大笑着抱她回军帐。

事后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她敛目笑，眉眼间的风情如暗夜盛开的曼珠沙华。一抹长发勾在她唇角，将妖冶样绘了个十足十。

「或许，是寂寞了吧。」

一句轻飘飘的话，甩的我在原地愣了半晌回不过神。

我对裴安评价不低。

四代封侯，满门忠烈。

西戎出兵漠北时，姜弋刚掌权，忙于稳定局势，再者漠北贫瘠，他不看重。

满朝文武皆看姜弋脸色，奏说「鸡肋不若弃之」。唯他裴安一人力主寸土不让，道句生民何辜。

姜弋两手一摊，想打是吧？你行你上。但要钱没有，国家总不能砸锅卖铁吧。

裴安就自己砸锅卖铁了。

为募集军费，他几乎变卖了整座将军府。

就冲他毁家纾难这点，便值得尊敬。

所以白鸢的态度，我不满意。

应是姜弋授意的，美人计么。

她玩得溜。

西戎主帅克穆尔身亡，军心涣散，一溃千里。

裴安收复失地。

我同裴安、白鸢一道，来到西戎撤退的地方——朔方城。

先前我听说朔方是西北最大的城池，少见的草肥水美。

这回亲至，但见一片焦土，满目疮痍。

地上横七竖八着焦黑的尸体，铺天盖地的腥，争先恐后往人毛孔里钻。我被恶心得干呕。

我在朔方遇见的第一个活人是个七八岁的女孩，同我给阿娘讨钱治病时一般大。她赤身裸体，抹了大把黄泥在身上遮羞——衣裳给西戎人扒走了。

她眼睛特别大特别亮，看见我们，噗通跪下，抱我大腿不放我走。大眼睛抬头望我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。

我在裴安手心写：可不可以带她走。

裴安说只要我们救下一个人，就会有大批难民涌来，人饿红眼了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若有冲突，我们得杀人。

我回头再看那枯瘦女孩，已不见了。

片刻后，衣衫褴褛、脏兮兮、乌泱泱一群难民，像饿红眼的狼群，打不远处山坡上向我们冲来。

裴安无比痛苦地闭上眼。

人群中，我瞧见方才不见了的小姑娘，她像头发疯的犀牛。兵士伸手拨她，她抱住人胳膊就是一口。兵士惨叫声将她摔在地上，她骨碌爬起，攥起一把谷子，狼吞虎咽往嘴里塞，那小兽样贪婪而惶恐的眼神，针一般扎在我心里。

那样的眼神，我也曾有过。

难民们见了粮，发疯似地向上扑。裴安的手高高举起，那「杀人示威」的命令，他怎也下达不了。

他的心不够狠。

下刻，裴安副将何若突然双膝落地，跪在化为焦土的朔方地界上。他痛苦拱手：「乡亲们，这是军粮！是裴将军变卖家产募集的，撑到回朝已是吃力。而今西戎随时可能卷土重来，我们已勉力撑持了大半年，不能功亏一篑。前线不能没有粮草，将士们不能饿着肚子同西戎人拼命啊！」

难民们有些动容，几人畏畏缩缩将稻谷放了回去。一老人给狼狽吞咽的小女孩说了什么，她「哇」一声哭了，紧接着难民中有狼狽的呜咽弥散开来，由小到大……终于海啸般压了过来。

我睁着眼落泪。

我在裴安手心写：「将军，你挨过饿吗？」

裴安闭上眼：「粮草给他们留下吧，能挨几天是几天。」

何若：「那我们怎么……」

「没听到我的话吗？粮草给他们留下！」裴安红着眼一勒缰绳，「我们去西戎人那里抢！他们能抢走，我们一样抢得回来！」

去西戎人那里抢。

说得容易，做起来是咬碎了牙和血吞。

那战，裴家军损失三分之一的兵力，裴安身受刀伤一十七处。

那是我第一回嫉妒我发小。

她可以站在他身边——红裙猎猎，手提长刀，挺直了脊梁。

明明是第一次合作，他们却能放心地将后背交给对方。

不愧是姜弋手把手教的，白鸢真狠啊，一刀劈过，敌人半个脑袋就没了。白花花的脑浆夹在猩红的血中溅了她一身，她回头笑得恣意，宛若死地爬出的修罗，我当时就觉得恶心，非常恶心。

白鸢和将军有很多话说，从武功招式到各地人情，从曲调音律到大姜政局，他们相见恨晚。我看见白鸢在笑，恣意明媚，像当年收到我赠她的黑梨木发簪一样，笑得眼睛都弯了起来。

可是将军啊，她是没有心的。

她只有姜弋。

她是杀手，她的学识、性情、妖冶、温柔、冷酷……全都是训练出来勾男人的，只要她想。

我忽然嫉妒得发狂。

残存的裴家军将打西戎人那里夺来的财物送至朔方城，百姓齐刷刷跪了一地。

先前以黄泥遮羞的女孩扯了麻布盖在身上，冲裴安磕头，说自己不该报信叫难民抢粮。

裴安解下锦袍披她肩头：「想活命不是错。」

他扶起那孩子，说姑娘，遇事可以求助，但不要下跪。人活着是有尊严的。

我乍然回头望他。

可以说我是在凝望着他。

许久许久。

白鸢问：「西戎一战，死了那么多弟兄，值得么？」

副将何若嚼着葱花饼，「文死谏，武死战，肩承深重，自古而然。」嘟囔完了，他又嬉皮笑脸，「你说是吧，嫂子？」

白鸢笑而不语。

裴安拍了拍她，「在其位，谋其政，」他忽又纵马上前朗声大笑，「有朝一日，我们也会葬身在这大漠上。战死沙场，马革裹尸，值了！」

我在他手心一笔一划：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。

他有些动容，回头望向白鸢。

白鸢微微一笑：「我会陪着你，永远。」

我闭上眼，我不想再看了。

七：风起青萍

白鸢于裴安身边留了一年七个月零二十八天。

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。

彼时西戎退，四海升平。裴安加封定北侯。

他要娶她，三书六礼，明媒正娶，他想让她风风光光的出嫁，凤冠霞帔，红妆十里。

可她说什么也不愿，只在侯府简单贺了，自己顶着红盖头拜了天地，算是礼成。

白鸢平日里喂鱼、插花、看晚霞，偶尔练练书法。

裴安捉着她的手教她。

他们写：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望天外云卷云舒。

他们写：我欲穿花寻路，直入白云深处。

裴安待她极好，什么都想着她。有次他赴友人宴，席间的枣花糕很是香甜，他未舍得吃，竟偷偷包好搁怀里，上百里路给她带回来。可惜一路颠簸，枣花糕都压碎了。

他不好意思挠挠头，笑得赧然，像十七岁的明媚少年。

那刹，白鸢应是感动的吧。

可惜啊，一生最好不可留。

永初三年三月十八。

云开水阔，草长莺飞，灼灼桃花，漫开十里。

裴安副将何若大婚，百官尽皆相贺，却在这对璧人拜向天地祖宗时，有人在何府发现了一件龙袍。

众人来不及反应，御林军已将何府重重包围——就跟安排好了似的。

我回头望盛装华服挽着裴安手臂的白鸢，发现她面色惨白，目光躲闪。

我登时明了：她做的。

奉的是姜弋命吧？

来漠北，使尽浑身解数，令裴安对自己神魂颠倒，他们的故事，打最初的最初，奉的也是姜弋命吧？

下步，该是将何若收押，严刑逼供，逼他说出，那龙袍是给裴安准备的。

我走到白鸢身边，她低头望向鞋尖。

我看见她的眼泪如倾盆大雨，碎了一地。满脸焦急的裴安只当她是吓到了，在处理何若之事时，还不忘安慰她。

我在她手心写：「你杀人不眨眼，可你为什么不敢看他？」

她目光低垂，她也不敢看我。

何若将军在狱中被打折了一条腿，拔了十个指甲，也没有眼睛了。

——这回是真没眼睛了。

他起初是挨不住刑，什么都招了。后来被拖去太和殿面见君王百官陈词时，他摇摇晃晃站定了。

他低下头，黑洞洞的眼眶对向鲜血淋漓的双手，他忽然间笑了起来，低笑、嗤笑、大笑、狂笑：「我这双手，八岁随裴将军提枪，大大小小三百余战，不想竟死于这般勾心斗角！」

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抽出御前侍卫的佩刀，朝堂诸人还未反应，他已自刎当场。

血溅了裴安一身。

他一只手捂住眼，眼泪「唰」地一下。

后来我听说，何若未拜完堂的妻子一头撞死在他棺木之上。

裴安奉诏见姜弋时，御书房门没关。

他推门进去——不慎撞破桩美事。

一个女人给姜弋压在玉案上，云鬓凌乱，衣衫委地，他在吻她脖颈，手游蛇般伸进她裙摆。

一支玉簪坠在地上，裴安认得，是他出兵南诏缴获的珍品，八千里路带给白鸢的。

白鸢瞧见裴安，花容失色。她打玉案上跌下，做贼似地裹紧衣裳。裴安面色铁青，眼见着一手向剑柄按去，白鸢疯狂向他摇头，他终于冷哼一声，掉头便走。

白鸢追出去，细碎的脚步焦急而热烈，灼灼红衣拂开满目桃花。

她喊他的名字，直到声嘶力竭。他站住了，没有回头。

「解释。」

白鸢眼一闭，「咣当」跪在他脚下，像断线的木偶，失魂落魄。

裴安起先是一呆，尔后放声狂笑。

「你是姜弋的人？什么时候的事？」

「打记事起。」白鸢抽出他腰间的昆吾剑，双手奉上，「何若将军是我所害，你可以报仇了。」

裴安狠抽了她一巴掌，极重，打得她扑倒在地，侧头吐出一口血。

裴安蹲下身子，手捏住她下颌：「美人计？嗯？」

「阿鸢，你睁开眼看我。」

他厉声：「我要你睁开眼看我！」

白鸢睁开眼，顷刻间泪如雨下。她哀唤一声：「将军，解甲归田吧。你知道的，王上不放心。」

裴安哑然失笑：「你在替姜弋传话？给我？」

他将剑狠狠钉在她眼前：「阿鸢，或许姜弋给了你诸多好处，但人的真心不能拿来戏弄，也不该拿来戏弄。」

他的背影消失很久了，白鸢还直挺挺地跪在那里。

我走到她身边，用脚一笔一划在沙地上写下：贱。

三两，你真是贱。

八：隔世经年

爱情是个永恒的话题。

矢志不渝、一往情深总为人称道。

古有梁祝化蝶、孟女哭城、霸王别姬……而我独独瞧不起白鸢。

她不惜以裴安、何若做代价，卑微乞求姜弋半点目光。

——还没求到。

她是枯萎于深宫的花，姜弋没怎么宠幸过她，连那日御书房玉案上，也只是做样子给裴安看。

感情走到这步，很没意思。

白鸢和裴安重逢，已在两年后。

那时裴家军解散，裴安赋闲在东南老家。

裴安旧部郭兴以何若冤案、裴将军被迫解甲为名反于西南，连战连捷，占河山半壁。西戎于漠北虎视眈眈，连下一十七城。

暴君姜弋不顶事呀。

他宫楼连苑起，终日沉浸丝竹，在宫里杀人取乐，宫女太监是人心惶惶。

西戎来势汹汹，姜国兵败连年。百官联奏，要起用裴安。起初他暴跳如雷，近乎砸了整个太和殿。后来迫于形势，叫裴安募好兵后带来长安朝拜。

简单一件事，传到百姓耳中竟成了：前定北侯裴安拒不奉诏抗击西戎，而是陈兵长安，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

是姜弋放出的风声吧。

他一贯好放屁。

裴安是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。

可裴安并不在意，拿他的话来说，为将者，保家卫国就是。千秋功业万里沙，千载人间百年身。有些事，干就干了，没干就没干，没必要解释，也没想图虚名。

真是个耿直而纯粹的人啊。

姜弋于太和殿宴请来朝拜的裴安时，唤的是许久不问的白鸢作陪。

姜弋叫白鸢弄手琵琶，白鸢便嘈嘈切切弹了曲《将军令》。裴安乍然抬头，恰对上白鸢一双死气沉沉的眸子。她眉目当即低了下去。裴安盯着她，仰头灌了一口酒。

姜弋拍拍身边，跟白鸢说：「来，坐这儿。」

白鸢僵了片刻，下意识望向裴安，又倏地换出一副媚笑来。她红裙下的手莹白如玉，她拎起裙摆，红衣一转，便婀娜倒在姜弋怀里。她搂住姜弋脖颈，媚眼如丝，她轻呵一句「王上」。她的声音太轻太柔了，丝绸般拂人耳际，姜弋一揽她腰肢，她便呻吟一声，暧昧到引人遐想。姜弋被撩得火起，登时捏住她下巴，以唇渡了口酒去。

时隔两年，裴安瞧见这一幕，依然面色铁青，却也只能无动于衷。

姜弋故意的，连我都知道，他故意的。

宴饮结束时，姜弋醉了，胡美人扶他歇息。

裴安站在永安宫一株桃花树下，神色恍然。

风过，一树桃花落如雨。

一抹红衣打无人夜色淡出，是白鸢。瞧见裴安，她欠身行了一礼，依旧眉眼低垂。

「将军，」她没有看他，「将军切莫北上，」她低声，「王上将遣您做前锋，但不会有援军的。他要您死在战场上。王上容不下……」

一句未及说完，裴安一把拥她入怀。

白鸢怔了片刻，她没有挣扎，这片刻过后，她闭上眼，一双如玉的手缓缓抱向他后背。

「他待你不好。」

「有什么待不待的，我同姜弋之间，又何曾有过其他。」白鸢苦笑，「或者，您去郭兴那边吧。他占了半壁河山，如果可以……」

「生民何辜，」裴安道，「生民何辜。姜弋虽残毒，但仅限于对上层的王侯将相。于百姓，他轻徭薄赋，劝课农桑，百姓倒也安居乐业。朔方城的样子你见过，满目疮痍。无论西戎入境，还是郭兴盛世起兵，都是生灵涂炭，祸害远大于姜弋。战败退却不只是耻辱，更意味着随之而来的血腥屠戮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。」

「可是您……」

「莫说没有援军，就算只我一人，也愿北上抗击西戎。文死谏，武死战，肩承深重，自古而然。至于朝堂政局，权谋算

计，那是文官谋臣的事，我的战场不在那里。」

白鸢面色凝重，退后几步，向他欠身行了一礼。

此间二人再相逢，也到底匆匆，到底无关风月。

白鸢转身离去时，裴安叫住她：「阿鸢，这么多年，你可曾对我有过半点真心？」

白鸢停下脚步，却未回头。她朱唇轻启，掷地有声：「白鸢与将军拜过天地，是将军之妻，自当生死相随。将军至今，不曾休妻。」

裴安当即朗声大笑。

月明星稀，月色旖旎。

我站在黑黢黢的桃花树影下，树影参差突兀，像獠牙、像夜叉、也像鬼魅。

我远远看着树下渐行渐远，却又藕断丝连的两人。

我听见裴安爽朗的笑声，他笑得那样欢畅，像个得了糖葫芦的孩子。

一地清辉里，我带着血一样的眼神。

裴安、裴安。

此去经年，他不记得我了。

那日我去东市，那日我冲撞了他的马匹，那日他给我银两，还送我回家，那日他以那样的眼神看我，温柔而悲悯。

那年我十七，抬眼看他，宛若看着一个神祇。

这许多年里，我都深深深深地凝望他。

可他从未回过头，一次都没有。

而她，还打算骗他到几时？

九：真相大白

姜弋此计甚毒。

先令裴安带兵来朝，再放出他「司马昭之心」的消息。

接着令裴安率三千前锋御敌，说援军在后，可援军何时来，姜弋说了算。

将士三千，敌军十万。

可裴安不但没死，还赢了。

他诱敌至耸峰峡谷，封住两头，利用地势决水，歼敌两万。

西戎人拔腿便跑，于一百六十里外龟缩观望——他们也不知道裴安只有三千兵马。

我的将军回来了，带着一身狼狈。那天我站在城门楼上，看见他甫入城，便被一箭射中马腿，他打马上栽下，有无数兵士涌来。一张网打他头上扣下，而他早已气空力竭，手中剑无力挥动几下，就瘫倒在地。

姜弋他，卸下伪装了。

于深宫寻到白鸢，已在一月后。

她一身白衣，恬静坐于窗口。她目光投向院里那棵桃树，可惜，过花期了。

白鸢没有雕刻木人，也无法再数那些桃花。

案上摊开沓宣纸，密密麻麻写满了「花开花落」「云卷云舒」。

从工整到凌乱，从簪花小楷到肆意狂草。

我「吱呀」推开门，灰尘抖落在光晕里，我抬头向她，头一回开口：「为什么不救裴安？」

「你终于开口说话了。」白鸢站起身来，面色淡，语气也淡。

「下等人么，不使些手段，怎么活下去？」。

「救？怎么救？求姜弋？」

她说这话时面无表情，像说着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。

她没有心啊。

我红着眼恨恨：「他能有今天，全都是你害的！」

白鸢突然狂笑起来。

她看向我，一字一句：「难道你没有？」

我？

我怔住。

旁边小炉上的水开了，咕嘟嘟直冒泡，白鸢提起洗了洗茶，打水晶杯中泡开，茶香氤氲，我嗅出是今年新上的龙井。

「有些事，我须得挑明吗？我和将军日子平静，为掩人耳目，我连婚礼都从简，姜弋怎会知道？」她看向我，似笑非笑，「你说是谁告密的？嗯？」

那日姜弋微服来访，我仿白鸢手艺做了碗芙蓉羹。初尝的姜弋一愣，非要裴安唤做芙蓉羹的厨娘出来，裴安以为是白鸢，便唤她过来。

场面极其尴尬。

我看见白鸢嘴唇都青了。

我看见她斟茶的手，抖得跟筛糠一样。

姜弋什么也没说，只打量她一眼。他细细吹开茶叶，侧眸向裴安：「将军眼光不错。」

离席的白鸢头重脚轻崴倒在房门口，两个丫鬟上前扶她，半天都扶不起来。

我当时还纳闷儿，至于惊吓成这样？

我不过是上碗芙蓉羹暗示姜弋想起白鸢，希望他快点召这个祖宗回宫，别在这儿嚯嚯将军了……

而今，听白鸢的意思，她不是姜弋指使的，一切出自真心，她真想逃离的。

我出卖了她。

我让她回到了曾经的樊笼，也害了将军。

我当即双脚一软，瘫在地上。

我拍大腿狂笑。

我说白鸢啊，你知道我有多嫉妒你吗？凭什么所有东西都是你的？

这些年，我活得小心翼翼、如履薄冰，我活得胆战心惊！我是狗腿了点，没尊严了点，但我从未伤天害理，我甚至有点善良。你呢？你手上多少人命，你干过多少十恶不赦的事？为了姜弋，你什么人都杀，什么事都做。现在你想洗白了，想同裴安过日子了，凭什么就可以得到？那些血债，都一笔勾销了？

凭什么，凭什么你放下屠刀就可以立地成佛！裴安……我双手捂住眼，眼泪顺着指缝往下淌。该死！我原不想哭的，我……我抬头哽咽说三两啊，裴安他是我十七岁时就遇见的少年郎啊……你当年看姜弋的眼神，我也有过啊……

你爱他吗？我问，你当真爱他吗？如果你爱他，你就不会动何若；如果你爱他，你就不会当着他的面，在御书房和姜弋拉拉扯扯；如果你爱他，你就不会一边在这深宫里闲坐，一边用那种廉价的口吻对他说，你是他的妻！

夫妻是讲究从一而终的……我咬牙切齿说白鸢，你是修罗，修罗就该回到地狱不是吗？

白鸢有些恍然，她沉默片刻，轻叹一声，说世间不如意，十有八九，可与人道者，无二三。

那天见过姜弋，对上他眼神，白鸢就知道自己完了。

当晚白鸢去找姜弋，他在御书房批奏折。

白鸢打黑暗中淡出，欠身行礼。

姜弋头都没抬：「叛都叛了，行什么礼？」

白鸢伫立不动。

姜弋搁下笔：「怎么，怕我跟裴安揭你的底？」

「你想要什么？」

这话听得姜弋愕然，他愣了半晌，干笑，「在外头逃了三年，到底不一样，会跟我谈条件了。」他走过去捏白鸢下巴，她本能侧头躲了。姜弋的眉头狠狠拧成了一个「川」字。

他收回手：「那就替我做最后一件事。」

他要她做局诬陷何若。

「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」

「从前我让你做什么，你从来不问为什么。」

白鸢没答他，只淡淡说这事过后，我们两清了。你放过我，我也放过你。

姜弋定定看了她半晌，漫不经心说了句好哦。

姜弋，枉为人君。

他背信弃义，恬不知耻。

白鸢天真以为，陷害何若就只是陷害何若，却没想到，姜弋的矛头，从来都是裴安。此事直接将裴安牵连进去了。

这下将白鸢鸽的，里外不是人。

她不得不回到她的地狱里。

拿姜弋的话来说就是，你拿什么跟我谈条件？

白鸢看着我，眼底神色痛彻心扉，「何若的事，为不牵连裴安，我去求了姜弋。」她干笑，「你知道我是怎样求他的。」

是啊，我知道。

当了那么多年「床头跪」，现重金求双没被辣到的眼睛。

那日御书房外，白鸢跟裴安决裂后随姜弋回宫。姜弋脸色很不好看，白鸢想跟他说什么，还未开口，就给他强力抵在了柱子上。

姜弋像头嗜血的狼，俯身叼住她的嘴。

白鸢有点诧异。

——却也知道该怎么做。她双手游蛇样环了他脖颈，微抬一条腿挠他腰肢，姜弋忽然触电般扇了她一耳光：「三两，你真是贱。」

白鸢侧头，漫不经心笑了。

姜弋推开她。他黑着眼圈，有些颓。他无比烦躁在御书房走了几圈，抄起玉案上的酒壶咕嘟嘟灌了整一壶。

醉酒的姜弋开始砸东西，从酒壶杯盘到书房摆设再到桌椅门窗。

旁的宫女太监吓跪了一地，姜弋拔出剑，两眼发红叫他们滚。

白鸢坐在一旁闭目养神。

姜弋走到她身边柔声哄她，说三两，你一走就是三年，连个话也不留给我。这几年，我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

他忽又怒了，提起剑架她脖颈上，说信不信我杀了你。

白鸢盯着他的眼睛，平静说信。

剑落在地上，「咣当」一声。姜弋眼圈更红了，他苦笑一声，手忙脚乱、颠三倒四着去找酒，酒壶都被他砸光了，他便坐在御书房的台阶上，骂骂咧咧着叫人拿酒来。

白鸢说，我配合你，你打我，你说我贱。我不配合你你又要杀我。我不知道你想怎样。你要我怎样，给个准话吧。

姜弋指着门口，你滚，你给我滚。

姜弋见白鸢时，没一天是清醒的。他每回都喝酒，喝很多酒，喝醉了便杀人砸东西，又跳又骂。

西戎卷土重来，他拎着酒壶步履蹒跚，他说三两，你听说了吗？西戎人又来了，朔方城又给烧了，哈哈哈，西戎人还叫嚣说要报当年裴家军的仇哩。你看哪，你睁开眼看哪，这回烧的更厉害了，还杀了好多好多，哈哈，你的裴将军，相当于什么都没干嘛！

郭兴占河山半壁，他疯了样闯进来指着白鸢鼻子骂，他跳脚说反贼，你们一个个的，全都是反贼！纲常败坏，厚颜无耻！不明人伦，不敬君父！

他动手砸了白鸢宫里所有的东西，提剑捅死了她宫里所有的下人。他回头揪起红木椅上面无表情的白鸢，她撩起眼皮看他，神情轻蔑，他突然间就被刺痛了。

他像一头发狠的狼，摔白鸢至榻上，「你便那么喜欢裴安？他便那样好？」他咬住白鸢锁骨，一路向下，「裴安亲你了？像我这样亲你了？你不是最爱我吗？你不是一直都在等着这一天吗？」

是啊。白鸢说。她突兀大笑一声，转瞬又转成廉价媚笑，她舒了舒身子，搂住他的腰。

八月秋风打残存的门窗处掠进，熄了红烛，垂了纱帐。

月色清晰得有些残忍。

粗重的呼吸夹杂着谩骂打宫室传出，偶尔还有些女人的细细的呻吟或痛呼。

姜弋手中折扇柄刮蹭得白鸢体内火辣辣的，逼得她不得不痛呼出声。

浓重的血腥气散逸开来，青纱帐一角跌落在血泊里。

姜弋丢开白鸢，嚎叫说我为什么不要你你心里清楚，你不配！我堂堂九五至尊，绝不碰别人碰过的女人！

白鸢擦了擦嘴角的血，噗嗤一笑，垂眸时蓦地落泪。

秋风萧瑟，吹得窗户呼啦啦响。

被这么一激，姜弋酒醒大半，良心似乎也跟过来了。

「怎么，这就哭了？可是疼了？」

「永和三十年十一月的死牢里，」白鸢说，「王爷灌下的十里香醉药效太好了，让人死都死不了。」

白鸢笑着说，那时，三两还年轻，还是个干干净净的姑娘。王爷叫看守们做那些事时，又何尝问过疼与不疼？

晴朗的天际赫然一声惊雷。

姜弋呆立原地。

白鸢披了件披风靠在床头，风吹过来，她双手裹紧了。她抬头敛目瞧他，目光平静到水波不兴。

他声音有些抖：「你知道了多少？」

「全部。足以让当年那个视王爷如神祇、为之生，为之死的姑娘，一夜间心如死灰。」

我发小确实有来头。

我们这些丫鬟小厮大都出身卑微，生来就给人卖来卖去。

她不同。

她可不是什么三两银子买来的「粪坑女」。她是苏沐宸，真正的苏沐宸，太傅苏长风和蕙妃的私生女。

所以很多事，我们都想复杂了。

那日太和殿上，姜弋拼命折她辱她抽她鞭子，压根不是什么做戏和鸟尽弓藏。姜弋就真的只是单纯虐蕙妃而已。我发小肩膀上有个梅花胎记，衣裳扯掉了，蕙妃自然就认出了，而她又刚被割了舌头，什么都说不出。

所以，死牢里，我发小才会和蕙妃关一处。

所以，眼睁睁目睹黄暴惨剧的蕙妃才一头撞死在了死牢墙上。

姜弋他，真的是杀人诛心。

好可笑。

之前没查到真相的我发小还跟我提过，说蕙妃应也是个好人，她割了蕙妃舌头，可蕙妃在死牢里，被那么粗的铁链锁着脚踝，还挣扎着想爬过来救她。

娘娘说不出话，可我发小记得她的眼神，那种她无法形容的眼神，痛苦、绝望、担心、爱欲.....娘娘疯了，她蜷缩在角落，双手抱着脑袋，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。再后来她惨叫一声，一头撞死在了死牢墙上。

查到真相的我发小当时有多疼多震惊多绝望有多遗憾，我连想都不敢想。

我发小爱他，那么那么爱他。

那晚，遍体鳞伤的我发小拉了拉肩头衣裳，说，王爷，你问我怎么哭了。

我十三岁那年，您站在澜江江畔，跟我承诺说您会建立一个更好的姜国。烟火人间，祥和美满。多美好的词啊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，您说您想为万世开太平。今年我三十了，王爷您却只会靠欺辱我们这些下人来彰显自己的高高在上。您还记得当时的自己吗？

白鸢闭上眼说，我也在哭我自己。

半生颠沛流离，满手血腥，折了脊梁为您铺路。这么些年，我是真的拿命在拼，可惜精诚所至，一场笑话啊。

她撩起眼皮看他，说，你以前告诉我不是这样的，可现在，你是这样的。

姜弋干笑几声离开。

自此他两年未见白鸢，直到裴安来朝，他唤她侍宴，唤她弄一手琵琶。

我背叛了我发小，我恨不得自抽一万个耳光，是我蠢蛋，是我背叛了她，是我害她至此，害将军至此。

我的罪，万死难赎。

我浑身发抖，我双腿打颤，我跪她脚下涕泪并流。我发了疯地将头往地上磕，直到殿前一片血红，我说三两啊，对不住，是我出卖了你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不敢奢求你原谅，但我求你，

我求你救救裴将军。看在他真心对你的份上，救他……我是个小小人物，一辈子都在夹缝中苟活，没本事没尊严，可是我……我十七岁……

我的发小，我的小三两，她慢慢跪在我面前，她扶起我，她抱住我，她将眼睛扣在我肩膀上，她全身都在控制不住地抖动，终于，我听到她打灵魂深处，发出了一声压抑不住的悲啼。

她说我爱将军不比你少，怎么会不救他。她拔下头上我八岁时赠她的黑梨木发簪，三千青丝瀑布般洒下，她伸手抚我的脸颊，一字一句。她微笑说：「不记得了吗？八岁时，我就可以为你杀人，何况如今。」

十：柳暗花明

我替三两去死牢里看过一回裴安。

姜弋给他的罪名是谋反。

联想到郭兴在西南的动静，百姓一时间群情激奋，过段时间押裴安去刑场时砸他的烂菜叶子和臭鸡蛋都准备好了，恨不得将他剥皮剜心。

三两打匣中拿出裴安的昆吾剑与我，语气依旧恬淡，她说你将这剑给他，替我问他一声，当年他说的，文死谏，武死战，还作不作数。若作数，就为我活下去。若不作数，就任他自尽了吧，也不可惜。

我问，你为什么不去自己？

她淡淡一笑，说有些东西他不想让我看见。

她抬眼望向窗外，那株桃树已然枯死。她有些恍神，喃喃说，他是有尊严的。

我忽然变得惶恐，极惶恐。

我不想看到那样的将军，幽暗地牢，空气潮湿到发霉，到处都充斥着血的味道。久居深闺的我，要多努力才能走进。一束光射入，杂草上匍匐的人影，伸手挡了眼睛。

那团模糊血肉，哪里还是我的将军！

我眼泪蓦地坠了一地，后又笑了。这有什么，我的将军身经百战，强健如铁，不过受了点伤。可那原该黑白分明的通透眸子，此时却如抽了魂，行尸走肉般没有生气，也再不肯直视我的目光。不过受了点伤，怎么会，怎么会……

瞥到他下身那摊血，我手脚才开始凉了，我俯下身子，颤抖探了探，那里空空如也，空空如也。

我突然间不笑了。鲜活的心，挨了记钉满钢针的皮鞭，我疼地弯下腰时，整个天地都压了下来。

我将昆吾剑递他，在地上写：阿鸢要我问将军一句，将军曾说，文死谏，武死战，还作数不？西戎入侵，生灵涂炭，您的理想，您的保家卫国和天下太平呢？还作数不？

枯槁的手沾了血在地上一笔一划：功成未必在我。

我一脚踢开了那只手。

「活下去，为了阿鸢。」我平静开口，地牢也很安静，听得到滴水的声音。我摀住他肩膀，红着眼一字一句，「这些年，阿鸢为将军，在将军看不见的地方，吃了太多太多苦。为了她，活下去。求您再别让她再空等一场了。」

我看见那双染血的手，将身下垫着的稻草，一分分握紧。

我头重脚轻，颠三倒四，一瘸一拐往太和殿蹒跚去。

风吹过来，清清冷冷，似乎将我整个身子都穿透了。

月亮出来了，挂在树梢上很高很高，它又圆又亮，清辉下，所有魑魅魍魉般的树影尽皆现形。

真可笑啊，我竟哀求白鸢去求姜弋。

过去我以为白鸢没有心，而今终于理解了她的平静。

很久之前，她便不再落泪了。

眼泪是世上最无用的东西，卑微得不到怜悯，哀求得不到赏赐。

这刻，我心如古井，波澜不惊。

我拔下头上明晃晃的银簪，反手握了，往太和殿而去。

当一个人下决心做某件事时，心情反而平静了。

君子死知己，提剑出燕京。

这个时间，姜弋应在太和殿王座上跟女人厮混。

我这个被剜眼拔舌，说不出话的下人，他对我没防备。

哈哈，姜弋。

我是蛰伏于暗处的虫豸，卑微渺小，可我就是知道他内心深处，最最见不得光的秘辛。

他爱着白鸢。

他很小时便偷偷看着白鸢，他背地里描了许多画像，她的一颦一笑，她的一嗔一怒。

——却从来不曾跟她讲，他就是这样别扭。

如果他不爱她，他不会藏她于丫鬟小厮中；如果他不爱她，就不会有那么多「苏沐宸」的替身；如果他不爱她，就不会手把手地对她倾囊相授；如果他不爱她，她的头早都挂在长安城门上了。

我比任何人都明白，少年姜弋在睡梦中，喊了多少回三两。

可他不过是出身低贱的八王子，在蕙妃羽翼下苟延残喘。

他本想，荣登大宝后要她嫁他，他想将她是苏沐宸的事永远隐藏。

如果蕙妃不把事做太绝的话。

因为小王子，蕙妃出尔反尔，打压曾全力支持的姜弋。姜弋不肯妥协，她便叫人送了一道糕点，内中含有叫他不能房事，断子绝孙的秘药。

在这之前，他们已联手排杀了其他王嗣。这药，能让姜弋无后。那么他一旦身亡或退位，下任姜国继承者，只能是蕙妃襁褓里的小王子。否则姜国便不姓姜了。

我是姜弋「看不见」「说不出」的「床头跪」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床上那点事。

他恨蕙妃，恨得牙痒痒，恨得非得抽筋扒皮、杀人诛心不可。

所以，他要裴安跟他一样。

哈哈。

姜弋。

王位，他苦心孤诣几十年的东西，得到了，也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场。

好惨一人。

死了算球。

太和殿外，火把排成长龙，全副武装的兵士刀剑森森，将这宫室层层围住。

是御林军。

白鸢一身戎装立于军前，手中长刀拖地。她的神情依然很淡，恍若在做着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。

失魂落魄的我被兵士拦住，白鸢挥了挥手叫我过去。

我登时明了：这是政变，白鸢策划了多年，所以她才能如此平静和无动于衷。

白鸢说，眼泪换不来任何东西，我不想再对任何人说出一个「求」字。我是个杀手，我不喜欢太复杂的东西，人间诸事，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

我站她身边，问御林军怎会随你反？

白鸢微微一笑，至我耳边说简单啊。这些年我暗杀了御林军诸多首领，全都栽赃给姜弋，再施给他们些许恩惠，他们自然对我言听计从。

白鸢笑，朱唇轻启，说知道吗？姜弋的毒辣之事并不全是他做的，他也不至于是暴君，他甚至还可以。

白鸢唇角微勾，笑得极残忍极凉薄，她说其中许多血腥都是我打着他名号做的。我是个杀手啊，我喜欢杀人，我从不愧疚。你也说过啊，我是个修罗，我该回到我的地狱去。可你不知道，我从来都身在地狱。不，我就是地狱。

不惜一切代价，我得高高在上，我得俯瞰苍生。这是他姜弋教我的。这么多年，我早都青出于蓝了。

一地凉月里，白鸢静静站在那里，笑得残忍而无声。

破开太和殿殿门，烂醉如泥的姜弋正搂着个美人瘫在王座上。

——像一坨腐肉。

他左手拿剑，右手拿画，将美人压在王座上。

他疯了样红着眼，说美人啊，你不是说你喜欢朕，能为朕而死吗？朕不要你死，你能为朕换张脸吗？就这张。他抖着手中画像，眼睛睁得很大，说就这张，你别动，朕给你换上这张脸。

美人被他摁着尖叫，像只被掐住脖子的鸡。他提剑要割她脸皮。

白鸢将他打王座上提溜下来时，他手中的画跌落，那是张他偷偷画的，白鸢娴静坐于御花园逗蝶的半身像。

没错啊，继位这么多年，姜弋「宠幸」女人，残忍虐待她们，割她们脸皮时，在她们脸上都会贴一张白鸢的脸。

他喊的名字，他心心念念，一字一句，全都是「白鸢、白鸢」。

——却不敢面对真正的白鸢。

他知道是因为什么。

而今，白鸢将他提溜下来，像提着一只被打折了脊梁的狗。

他绝顶聪明，他运筹帷幄，他自然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他耷拉着脑袋坐在御前金阶上，仰头一口接一口地灌酒。

灌酒间隙，他抬头问白鸢，他的脸在酒精作用下红扑扑的，像个十七八岁时情窦初开的少年。他问，三两啊，你说，我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？

白鸢瞟了眼画像，面无表情。

她凉薄一笑，说难道你也爱我？

太晚了，她闭上眼，说太晚了啊，过了时候了。

姜弋哈哈大笑起来，他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，就像我阿娘那天出门给我买糖葫芦一样。

他说瞧瞧，我早知道会有今天，却还是一步步的，走到了今天。

白鸢说王爷，六年前你未在太和殿杀了我，我想我今天不会犯同样的错误。

白鸢侧了侧头，笑着说，你想求饶么？

姜弋也笑了。他摇摇头说不了。人这一生，太不可控，太多事事与愿违。这辈子没活好，想干的没干成，稀里糊涂走了那么久，回头看，都忘了自己最初为什么来了。下辈子，下辈子就不来了吧。

他竖起手说三两，有件事你想错了。六年前我从未想过杀你，我想隐瞒真相带你回宫，好好补偿你，一生一世。可惜事与愿违，一步错步步错，以至于今，我也很遗憾。

白鸢沉默了。

良久她道，如今你说这些，还有什么意思？

是啊。

没意思了。

当年她想带给他的，一路上丢失的也差不多了。

姜弋向王座走了几步，说我娘死的时候我八岁，那晚我一觉醒来，摸到她身子比床板还硬。我一个人跑出去。永安宫那么大，我站在岔路口，站在雨里。我心里空落落的，不知道该找谁。

后来我无数次丈量自己到这王座的距离，走到这里，我用了足足二十年。可坐上去的时候。我心里依然空落落的，不知道该往哪走。

姜弋回头望向宫外黄澄澄的万家灯火，太和殿外，御林军的火把排成长龙，在他眸中须臾明灭。他笑，说我姜家到这该没人了吧。

他喃喃，说我非亡国之君，何担亡国之名。

我垂下眼睑，我反手揣发簪在袖里，我二话不说走上前去，一簪划开他喉咙。

殷红的血喷出来，喷到我脸上、眼睛上、嘴里。

我下意识舔了舔，是浓重的腥，还带着些咸味，跟我们这些卑贱之人的无任何不同，一样恶心。

我忽然放声大笑起来，笑得酣畅淋漓，将这一生未曾舒展的笑颜全都舒展了。

瞧瞧，很容易嘛！

贵人、九五至尊也不是刀枪不入嘛！

可是，他怎么一句话就能剜我眼睛拔我舌头，切下「苏沐宸」的头，毁了我发小，害了何若和将军呢？

哈哈。

我的将军，我十七岁时的神祇。

我朝他尸体「呸呸」吐口水，我想做这件事已经很久很久了。我是个小人儿，不懂国事，不识大体，也没什么理想。我想活，和爱的人，安安静静，有尊严的活着。

我回头向我发小，她依旧面无表情。

我笑了。

我笑着落泪。

我说三两啊，我出卖了你，我害了将军。我张大嘴嚎哭，说我害得他好惨啊！

我提起姜弋的酒，疯狂往太和殿倒，金座、纱幔、桌椅、柱子……能倒的我全都倒了。我打御林军手里抢过火把。

我说三两，现在你要做戏吧？你要师出有名吧？你要善后吧？你还要和将军好好过日子吧？

我指了指自己胸膛，说我啊，姜弋是我杀的。我一个下人，不堪忍受他的折辱，拿把发簪杀了他。你嫁祸给我，说我杀人，说我火烧太和殿，你和御林军是来救驾的，你说啊。让我为你，为将军做最后一件事吧！

我将火把丢在纱幔上，刹那间火光冲天而起，将我和白鸢远远隔开。我的发小，白鸢她终于不那么平静，她急了她躁了她跳脚了，她就跟八岁时那个跟我赌气的小三两一样，她跺脚跳起来喊：「你再不出来，我就、我就不跟你玩了！」

哈哈。

还是那么的孩子气。

这样好，这样也好。

她想扑过来救我，可房梁被烧塌了，逼得她不得不退后。

我用尽全身力气问她：「三两！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吗？」

「春桃！」她大声喊，「你叫春桃！你说过，我记得！」

是啊，我叫春桃，我不叫六两，我有名字。是我那没文化的阿娘起的，当年她也是求教书先生的，还花了钱。先生说是春水初生，桃之夭夭。哈哈，牛头不对马嘴的两句，凑合成了我这土鳖名字。可惜，我这一生，都被没人在意过名字。

我想，阿娘起名时，抱着我心里应也是疼极了的吧，不然怎么会大老远去求教书先生。想当年，我也曾是一个人心中的小公主啊。哈哈。

火光明灭，我朝她大喊，我说三两你告诉将军，我叫春桃！你一定要告诉他！我要他记得我！

哈哈。

我发小——容我这样称一位未来的贵人。我发小她捂住嘴，嚎啕大哭着点头，她被御林军将领抱着，声嘶力竭在喊着什么，我听不见，我听不见。

也罢。

我这一生，也便这样了。

下辈子，但愿能去个太平世道，享那一回烟火人间，祥和美满。

嚯，姜弋说过的话，还真挺好听的。

我转身，步入一片火海。华美宫室在我眼前坍塌，看啊，一切都被点燃了，丝绸、纱幔、南诏进贡来的甜糕、纸笔，连同王座，权势、爱恨、血腥、卑贱、高贵……全都付之一炬。

好一似食尽鸟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

——全文完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